

國學基本叢書

曹集詮評

丁晏編

甲一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評 証 集 曹

編 晏 丁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一〇四八五)

國學基叢書 曹集詮評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丁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晏

* 版權印翻必究有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

序

詩自漢魏以來，卓然大家，上追騷雅，爲古今詩人之冠。陳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錄，久佚不傳。其傳者皆掇拾叢殘，廬存其略。明張溥集本訛脫頗夥，自來未有注家，亦無善本。山陽丁儉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學，譏銓評十卷，於是思王集始可讀矣。余初宰清河，卽與先生交契。迨奉命督漕河，駐節淮上，延主麗正書院講席，先生教士有方，士之膺選拔舉，優行登賢書，捷南宮官微省館芸閣者，若而人。余刻望三益齋叢書，皆經先生手訂，每得古書，乞爲序引，談藝論文，深資就正。先生著書等身，已刻頤志齋叢書數十種，此集特其一編之味耳。後之讀思王集者，得此爲先路之導，如出隘巷而適康莊，勝于舊刻多多矣。昔之稱陳思王者，大抵目爲才人。陳壽稱其文才富艷，魚豢稱其華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書發明忠孝大節，獨具精鑒，度越前賢，匪獨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已也。同治五年仲冬，盱眙吳棠序。

自序

隋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原本久佚。今四庫著錄集十卷。據宋嘉定翻刻之本。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余所見者。明萬曆休陽程氏刻本十卷。其賦詩篇數與宋本同。雜文較宋本多三篇。余以魏志傳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影宋本未經陳禹謨竄改者。白帖。太平御覽。樂府解題。馮氏詩紀。諸書校之。脫落舛譌。不可枚舉。寶刀賦。離緘雁賦。各脫數句。孔羨碑僅存頌語。左嬪誄誤入晉辭。皆誤之甚者也。文選以獻責躬詩表併詩連載。程本分實前後。冬至獻機履頌有表。卞太后誄有表。皆當併合爲一。以省兩讀。程本俱分爲二。非也。程本七哀詩。藝文引此爲曹植閨情詩。程本又有怨歌行七解。略與七哀同。詩紀云。音樂所奏七哀詩。是此篇本辭。宋書樂志。明月一篇。云東阿王詞。卽此七哀詩也。程本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解題以爲古辭。郭氏云。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藝文引陳思王善哉行。君子防未然。文選以爲古辭。藝文四十一引曹植君子行。詩紀云。子建集有明人所見曹集。載此詩也。程本有箜篌引。野田黃雀行。前後分載二篇。樂府解題稱野田黃雀行。郭云右一曲。音樂所奏。一曲本辭。藝文引魏陳思王箜篌引。卽此詩也。又明季張溥百

三家集本據樂府解題增鼙舞五篇據玉臺新詠增棄婦一篇補缺正誤視程本爲優然肥改沿訛亦復不少如程本自試末一表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云云與張本陳審舉疏文同表末有云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輒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魯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岩之明以顯中興之功此六十三字張本別爲請用賢表藝文類聚薦舉引曹植自試表與程本同張本非也程本相論後云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爲知人事邪楚昭有弗禁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此六十七字張本無而藝文相術引曹植論有之與程本悉同張本脫也余編校曹集依程氏十卷之本張本亦掇拾類書非其原本茲乃兩本讎校擇善而從曹集向無注本其已見文選李善注家有其書不復殫述義或隱滯略加表明取劉彥和銓評昭整之言撰次十卷併以余舊所撰詩序年譜附載於後庶後之讀陳王集者有所資而考焉同治四年九月朔旦山陽丁晏敍

舊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敍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曹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不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榦。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睹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觀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闕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

曹集銓評舊序

二

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北郡李夢陽譏。晏
有關係此序。不爲空言。明人之有學識者。極

四庫全書提要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據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鶴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錯。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

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謹案今本藝文類聚七十三有殷仲堪酒盤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謹案今本藝文類聚二十有九有魏文帝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別無王宋妻詩未知所據何本。演繁露引玉臺新詠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詩與藝文全異今已收入逸文。乃竟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旣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

陳思王集二十卷

魏陳王曹植子建撰。卷數與前通考引作是也。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題辭

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泣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屬，旣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爲太子。任性章匱，中受拘撁，名爲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匈奴，劉勝低首於聞樂。斯人感慨，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固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卽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兄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爲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婁東張溥題。

郡齋讀書志卷四

曹植集一卷以通考所引校之一。當作十卷。後同。

右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陳王卒年四十。此誤。謚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僅二百篇。通爲一卷。通考引作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魏志陳思王植傳。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裴注。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以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植後典略曰。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每當就罪矣。

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繢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兄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罪。則彼受

植。慮事有闕。村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鄆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俟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搆賜死。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王召植。植不能受。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王命故王怒也。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朝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旣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尙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與垂之於萬世者也。處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捨官者。關東單將兩三人。徵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徵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

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鎗徒跣詣
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
乃聽。復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
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云云。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
其意云云。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
木。則行草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
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
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
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云云。帝輒優文答報。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
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
用。終不能得。旣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
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
四十一。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
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影割枝榦。委權異族。勢同瘞木。危若巢幕。
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間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

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魏志：崔琰傳。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之兄女婿也。太公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魏志：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髮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而哭。」